



江津往事 寻踪

主办单位：重庆晨报副刊部 重庆市江津区作协

江津白沙坝长江边的崖壁上
刻下一段沙中淘金的故事
长江“永禁淘金”
第一碑

□庞国翔

1 挖开泥土、拨开树木和杂草
“永禁淘金”露真容

江津白沙坝旧时盛产沙金，并淘金者众。30年前，曾在白沙聚奎中学任过副校长的罗先生告诉我：白沙镇马顶垭长江边的石壁上镌刻有清代“永禁淘金”的摩崖碑文，字大如斗，笔墨纵横。罗老先生是白沙老学究，言极可信。但是，我曾几次到白沙坝寻访，都一无所获。

长江上游有三个地方叫白沙。最上面是四川省合江县的白沙镇，世称上白沙，又称白沙滩；最下面是重庆市大渡口区（原属巴县）白沙沱镇，世称下白沙，又称白沙沱；中间则是重庆市江津区白沙镇，世称中白沙，又称白沙坝。

今年5月上旬，在川渝作家联合采风活动中，我问及上下白沙是否生产沙金一事。合江文友说：上白沙江岸多是黑色石滩，且直通江心和岸渡，沙中含金极微，淘金者甚少。大渡口的文友则说：下白沙水深急流，形成回水沱，无大沙滩和大沙坝，也无沙金之说。

于是，我向他们讲起了中白沙（白沙坝）淘金的故事。

2022年年初，文友蒋勇告诉我，在白沙城郊马顶垭江边发现了被泥土和树根掩盖得严严实实的崖壁上有一排文字。于是，我立即出发来到白沙坝，寻找这端倪。几经努力，终于揭开了长江上沙金禁淘第一碑的前尘往事。

此地白沙镇城郊的长江南岸。江边是一个有数个足球场大的大沙坝，沙坝中夹杂着鹅卵石，当地人称此地为外碛坝。坝南是一排陡峭的石壁，高约40米。石壁的中间段比较平整，石壁上端有一条公路，公路边是原江津师范学校的家属楼望江村。公路和望江村的一些设施，修建时间不久，建筑垃圾和弃土都往石壁边沿堆放，石壁除被泥土覆盖外还长满了树木和藤草。一位老人说：“三四十年前，石壁上的字还能露出一一点，后来被深埋于泥土和树根中。石壁上的文字，都被人们忘记了……”

我们向当地老乡借了锄头和镰刀，用了近两个小时，才将石壁上的泥土和树根清除干净，石壁上“永禁淘金”四个大字露出了真容。

“永禁淘金”四字，竖立两排，每字宽约60厘米、高约80厘米，非常醒目。右侧上端有一排小字：“正孙堂示孙正示堂”；左侧则竖立小字：“大清咸丰元年立”。

经查，刻立这摩崖石碑者，为当时江津知县孙濂。清光绪版《江津县志》卷三《职官志》和民国版《江津县志》卷六《官师》均记载：“孙濂，贵州贵筑人，庚子进士。咸丰元年任（江津知县）。爱国课士，出以真诚，时称良吏。”

2 故事被改编拍摄成古装电影
“永禁淘金”火了一把

江津百姓淘取沙金之事，在民国版《江津县志》“卷十二·矿业·沙金”中有记载：（中白沙）沙金形状为小颗粒，黄色有光泽，秋冬季节长江水枯落时人们便在江边淘沙金，因金子质量重而下沉，淘金者使用“水簸法”先除去多余的浮沙，再将沙金与沙的混合物倒入木桶内，加水银迅速搅动，沙金便渐渐沉淀于水银中，将其取出装在铁瓶中，加热蒸馏除去水银，即可获得较多的沙金。淘金人须向县公署呈请转呈财政厅立案缴费，其缴费多少视其所架槽数而定。

据史料记载：从清咸丰元年起，孙濂在江津任知县三年。他为何上任伊始就下令永禁淘金？原来，有两件事触怒了他：一是“沙坝头”何老爷仗势欺人，抢占沙坝滩涂之地，与两佃户发生人命关天的血案，众民抬尸到县衙告状。二是老海凶狠水案：此沙坝处有一足球场的深水坑，人称老海凶。枯水季节时，淘金者将水暂排后悬绳而下采沙淘金，但常因渗水沙壁坍塌，造成伤亡案。所以，老海凶又被称为淘金者的阎王凶。

孙濂一气之下，下令撤了沙坝居棚，驱走淘

60年前的我们
擦亮皮鞋
去逛小龙坎

□张祥华

20世纪60年代初，我们这群重庆水泵厂的学徒转成了正式工，月工资从18元猛增到22元。那时，我们都还没结婚成家，发了工资那个星期天，大家多半会穿上最得意的服装和刷得贼亮的皮鞋，三五成群逛街去消费。

我们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小龙坎，在我们眼里，那儿可算人间天堂。

从石碾盘水泵厂出来往右前行，过工农剧场、菜市场，再小心穿过石小路T型路口。这条仅百米的街道紧邻小龙坎三岔路，两边是两层的瓦屋，店铺一家挨一家。靠石小路平顶山一面，最前头是陶瓷品店铺，依次是杆秤铺、副食店、邮政所、三六九小吃、小龙坎中医诊所、文具用品店，随后就到了上土湾连接小龙坎的路口。那时车少，没红绿灯，穿过路口就是久负盛名的松鹤楼饭馆。再往沙坪坝三角碑方向，就是全心糖果店、工商银行、百货商场、派出所等，旁边是围墙围着的沙坪坝区原政府办公大楼，近百米的长梯坎下去，夏有游泳池冬有旱冰场。这算半个游乐场的地方，我曾花1角钱用证件租溜冰鞋滑过2小时一场的旱冰。

以石小路路口为坐标，对面曾是重庆八大中门口。60多年前，八中校门口架着砖木结构的过街楼，门洞的长宽六米有余，楼上可办公可住家，下面通行。过街楼开着窗，像一座瞭望塔，既可以直接校内多排青砖教学楼，也可背过身子看到马路上的车来人往。

当年，小龙坎的三岔路特别宽阔，街道上店铺多，周边工厂多、学校多，人流自然多，热闹程度堪比解放碑。每月发薪后的周日，我们必来。出厂十来分钟徒步就到街上，有的进百货商场转一圈，转回工农剧场花1角钱看场电影；有的去新华书店，买本惦记了很久的书；有的去沙坪坝文化馆的简易大茶棚，要碗茶占个好位置，一直坐到黑听评书。评书表演艺术家程粹贤、何培德、周正九的《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红岩》，以及《杨柳街》《巴县教案》《巴将军》等故事越听越上瘾。

而我和几个臭味相投的“美食家”则热衷下饭馆。那年正月闹灾荒，人人勒紧裤带忍受着饥饿，我们个个磨肠刮肚，厂里食堂天天白菜萝卜、茄子南瓜，少见荤腥。兄弟伙邀约打牙祭就成了重要的节日。但囊中羞涩，粮票有限，往往发薪后第一次聚餐者众，之后的参与者就锐减了。我们进馆子，除了点烧腊外，必点油腻的红烧肉、回锅肉解馋，另外专拣全家福、樱桃肉、霸王别姬这些名儿稀奇、做工讲究的菜。我们不挑环境，大小饭馆吃了个遍，现在还记得光顾最多的有松鹤楼、沙坪饭店，因为味好、量足。

那时下馆子，我们都不平均出钱或轮流坐庄。几个师兄凑一桌点十几个菜，也就花4元钱左右。有时喝“五加皮”或“江津老白干”，也不会超过7元。饭毕结账前，我们不会你争我夺抢付钱，大家微醺中只管静静等待，或哼着歌曲等邀约者拿出几张事先准备的白纸，分别写上0元、1元、1.5元、2元不等的金额，超过4人时，还要写上一张“填补”的字样。再对应聚餐人数写上几张0元，然后揉成团搅乱，每人拿取一张，类似抓阄。这游戏给聚餐增加了乐趣和刺激。那时，每人每月的基本生活费标准是8元，运气差的出钱多，一顿饭开销差不多十天的伙食费，搁谁心里都有点不乐意，但规矩还是要有，一边掏钱一边乐呵呵笑言：“风水轮流转，轮流转哈……下次吃‘抹和’该是我了。”要是类似的话多说上几遍，此人就慢慢淡出了“打平伙”的圈子。

正当我们打饱嗝时，跑堂会送上热毛巾，并开始结账。几凉几热几炒几汤，外加什么主食酒水，共计多少钱，唱报清楚，速度比电脑快。若有零头分分钱，总会去掉并言明：“收款员说了，零头不打账。”当然，要是这桌费用超出预算，则由抽到“填补”的人补足。反之，“填补”者无需补差，甚至有余额也不存留，会把多余的零钱塞给跑堂：“这钱留你买包烟抽。”这时，跑堂的就会连连鞠躬道谢。

那时的我们，年轻、单纯、可爱、开心、快乐！

（作者系重庆市杂文学协会会员）



摩崖碑下是沙坝和长江



石壁上刻有“永禁淘金”四个大字

金者，并明令永禁淘金。在大沙坝石壁上镌刻“永禁淘金”四个大字。起初县衙派出衙差把守。虽然严令，但后来仍有少数人偷偷淘金。再后来，孙濂高升他处，白沙坝又掀起淘金热。

1949年后，仍有少数人在此淘金。后来，国家为了保护长江生态，关闭了全部淘场，对淘金者进行了妥善安置。

文友陈宽胜是个业余影视家。他根据这些故事，改编成了古装电影《永禁淘金》，获得了立项和拍摄资格。他聘我为文学顾问。电影拍摄开机这天，我应邀参加了开机仪式。后来这部电影入围“2023·光年杯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网络电影展”和“第十五届澳门国际电影节”。《永禁淘金》着实在白沙镇火了一把。

我曾请教长江水文化研究专家和文物界的朋友，咨询长江流域是否有其他“禁止淘金”之类的摩崖题刻，他们都说“至今没发现”。

如此算来，江津区白沙坝发现的清代摩崖题刻“永禁淘金”，应该是长江“禁止淘金”第一碑！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主席 庞然 摄影）

《江津往事·寻踪》征文启事

江津历史悠久，人文厚重，有着1800多年的建制史。江津是中国长寿之乡，重庆市第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华诗词城市和中国楹联文化城市。聂荣臻元帅生于此，陈独秀先生逝于此。为挖掘江津历史人文，《重庆晨报》副刊部与江津区作家协会联合举办“江津往事·寻踪”征文活动。征文如下：

一、作者：作者不限，江津区内外作者均可投稿；

二、内容：主要反映江津的前尘往事。文史、党史、正史、津城秘史；奇事、趣事、怪事、佚事、鼎山故事，包括地名来历、历史轶事、人物奇闻、人文景观、民间趣事、山珍美味等；

三、主题：必须正能量，向上、向善、向好、向美；

四、内容：有据有因，拒绝胡编乱造。凡江津

百姓耳熟能详之旧事如“莲花石爱情”爱情故事等，要写即要有新内容、新发现。老故事新角度、新写法，不得抄袭，不得侵犯他人权利；

五、写法：写法上注重“寻访”，要有现场感；

六、字数：每篇1200~4000字，若有珍贵照片可以配图；

七、在《重庆晨报》副刊和其他报刊择优发表，刊发稿件均配活动专用题花。征文结束后集辑出版，均给薄酬；

八、时间：即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止；

九、投稿邮箱：

472247460@qq.com

欢迎来稿，欢迎参与！

《重庆晨报》副刊部 重庆江津区作家协会